

张少华 著

波涛文集

波 涛 文 集

——全国报刊发表文学作品集锦

张少华 著

二〇〇三年三月

序

□ 周正藩

张少华同志长期从事行政工作，当过多年乡镇领导和县文化局领导。在繁重、琐碎的行政工作之余，他勤奋创作，笔耕不止，已正式出版一本少儿读物和两本对联、诗词趣闻的专集（与人合作），另有小说、故事、诗歌、对联、民间文学和报告文学等作品问世，现已大都收入这本《波涛文集》之中。可以说，此位名副其实的业余作者的收获是沉甸甸的，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和丰硕的成果。

少华同志爱好广泛，多才多艺，除影视作品和舞台演唱作品外，其它文学门类他几乎都涉足到了，而且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准。小说《奇特的“聘师启事”》，描写了一对农村青年男女的感情纠葛，它融亲情、爱情、友情于一体，催人泪下，感人至深，是一曲高尚的爱的颂歌。小小说《河边》可能受篇幅所限，似乎有些粗疏，但能在几百字的小故事中，讴歌正义与善良，鞭挞野蛮与丑恶，也属难能可贵。《东拉西扯》是由一串串小故事组成，或诙谐，或幽默，或调侃，或讽刺，令人心旷神怡，忍俊不禁。故事《江城靓女》用清新流畅的笔调，引人入胜的情节，扑朔迷离的故事，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机智勇猛且颇具武功的现代女青年形象。初看时，很可能认为她是国外派遣的间谍，充其量不过是一篇落入俗套、十分陈旧的抓特务故事，但到结尾处，作者笔锋一转，点明她是我公安某特警学院的毕业实习生，读者豁然明白，疑云顿消，收到了很好的阅读效果。他还写诗，发表的数量不多，大都是早期

创作的，但其中也不乏精彩之句：“桃花河上/杨柳港里/积肥船儿密/穿梭烟雾似春燕/歌一支，笑一串/汗一把，肥一船”（《春晨图》）。短短几句，便勾画出一幅富有诗情画意的农村积肥图。作者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长年工作在农村，对农民有着深厚真挚的情感，透过字里行间，似乎能让人看到他那颗赤诚而滚烫的心！

张少华的小说、诗歌创作，不知能不能说是性情所致，偶尔为之，可能他的主要精力是投入到对联研究和对联创作上去了。《对联趣话》、《诗苑趣谈》花费了他的许多心血，内中有他大量的作品和研究成果。收在《波涛文集》中的作品，篇幅最大的是对联故事，独具特色的是对联研究。中篇故事《对联天子》、《对联怪才陈细怪》是以历史人物为载体，以对联为穿引线索，将史实与传闻揉合在一起，串成一个又一个起伏跌宕的故事，引导读者步入欣赏的愉悦之中。如果说，这两篇作品是给对联与民间文学“联婚”，那么《谜联趣谈》，《谜诗赏析》则是让对联同诗词、谜语结成“三姐妹”。“豆种山巅下；人居草木中”，这是两句诗，也是一副对联，还是两个字谜。上联射“豈”字，下联射“茶”字，多么巧妙有趣。本书中收录的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对联作品，富有强烈的时代感，笔者很欣赏，但更感兴趣的是集古人诗词的“拉郎配”——将不同朝代的两个诗人的风牛马不相及的诗句拉在一起，组成一幅对联，居然珠联璧合，浑如天成。这里不妨试举一例：“兴来诗已就”（宋·刘过），“醉后语尤真”（唐·高适）。可见作者在诗词、对联方面颇有研究，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。

创作是呕心沥血的苦差使，所得的回报微乎其微。一

朋友不解地问张少华：“写作没有什么大实惠，你干吗自找苦吃？”张笑着回答：“就像你不爱吃鱼都喜欢钓鱼一样。”他的回答很通俗，很形象，很贴切，还有几分哲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，自己的追求，能用手中的笔写出自己想说的话，表露出自己对社会的诸多感受，干一件自己喜欢干的事业，也是人生一大乐事。我想，当张少华同志晚年回首人生时，他的心中大概是很充实的。

二〇〇三年三月

目 录

序	周正藩
---------	-----

小 说

奇特的“聘师启事”	1
河边	8
坦途使者	10
东拉西扯	25

故 事

对联天子	41
对联怪才陈细怪	69
仨女婿上寿比对联	101
“良朋良友”与“难弟难兄”	109
“舍身岩”的得名	111
江城靓女	113
奢三与羨二	130

诗 歌

帐	134
村头批判会	136
姑嫂俩	137
树树盛开爱民花	138
喜迎铁牛娃	139
去凤岭路上	140

送肥	141
笋衣	142
春晨图	143
赞老诗人王英	144
孔繁森颂	145

对 联

春联 (75副)	146
行业对韵 (四则)	161

报 告 文 学

望天湖变奏曲	162
征服都市的乡村爷们	168
巴驿中学风采录	178
缚“龙”圆梦人	186

其 它

谜联趣谈	195
谜诗赏析	198
山似画·联如醇	203
秉笔勤书记战程	208
浠水县农村文化事业发展几点思考	220
张少华文学作品发表年鉴	227
作者简介	230
后记	232



国庆节前夕的一天，枫林乡政府门前的街头，贴出了一则稀奇的“聘师启事”。上面这样写道：

胞妹白小玲，年方12岁，现读小学五年级，成绩一般。拟聘请一位年龄20岁左右、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本乡未婚男教师到我家任教，每周星期六下午、晚上和星期天辅导我妹，年薪6000元，适者请于近日内来我家找我联系。

坳林村 玲子

看了“聘师启事”，大家都议论开了：

“年薪6000元招聘家庭教师？”

“一个叫‘玲子’的姑娘……”

“唉，你们看，20岁左右的未婚男教师，哈哈，聘师？怕是聘婿吧！”人群中一阵嗤笑。

枫林乡是个偏僻的山乡，符合招聘条件的人算来不多，最

小 说

适合的只有乡办中学语文教师邹仁民。他是县师范学校毕业生，时年20岁，人文静敦厚，白皙的圆脸上老挂着笑容，一副宽边眼镜常嵌在鼻梁上，招他做女婿倒的确不错。

人群中的邹仁民把“启事”从头至尾地认真看了一遍，脸“唰”地一下子红到耳根。他也觉得“启事”是冲着自己来的，但事情很蹊跷，便决定去坳林村看个究竟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邹仁民便匆匆地赶到了离学校五里远的坳林村，在一幢白墙红瓦房大门口会见了“玲子”。一见面，邹仁民便楞住了。原来这个“玲子”竟是他以前的学生白慧玲。邹仁民还清楚地记得，他担任慧玲的班主任时，在一次体育达标长跑时，白慧玲由于身体素质差，中途不幸摔倒，当即休克，是他迅即做人工呼吸，才把慧玲从死神手中救了回来。此刻，邹仁民真不敢相信，眼前这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，竟是三年前扎着一对辫梢梢的女学生。

见了邹仁民，“玲子”神秘地向他瞥了一眼，瘦削且苍白的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。

“慧玲，当了万元户？”邹仁民眼镜向鼻梁上推了推，笑着说。

慧玲低着头，问：“邹老师，你是来应聘的吧？”邹仁民点点头。白慧玲如释重负的说：“我妹妹的事全托付你了。”

白慧玲执意要签订一份合同，邹仁民只好拿起笔来，按“启事”要求议写了几条，但唯独不写报酬的事。白慧玲敏捷地夺过纸、笔，在合同下面加上了一条：“辅导白小玲年薪6000元，到期付清，决不赖帐。”并主动在合同书上签上了“白慧玲”三个字。邹仁民皱了皱了眉，口里没说，心里却想：你要写报酬就让你写上吧，到时我不收这笔钱就是了。在白慧玲的

奇特的“聘师启事”

催促下，邹仁民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在返回学校的路上，文质彬彬的邹仁民心里很不平静。因为他知道，白慧玲是一个很不幸的姑娘，她读初中的时候，母亲突然患了重病，父亲为了给母亲治病，到大别山采集一种草药，在返回途中不幸摔死在鹰嘴岩。不久，母亲又与世长辞了。家里只剩下她姐妹俩相依为命，出于生活所迫，她不得不中途退学。近三年来，她勤劳苦做，积攒了一点钱，为了让妹妹读好书，竟慷慨到如此地步。想起白慧玲那真诚、略带忧郁的眼神，邹仁民感到肩上的责任非常沉重。

一切按合同办事。邹仁民每周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天的清晨便蹬车赶到坳林村。

白慧玲的家在村子正中，三间瓦房。无论白天还是晚上，邹仁民给白小玲上课通常在中间堂屋进行。不知是冲着良心，还是旧日的师生情意，他给小玲上课讲得认真，小玲也接受得快。不久，上学期课本上的内容全部讲授光了，他又从全日制小学借来高年级教学参考资料，扩大讲课内容，白小玲依然孜孜苦学。这样，师生之间，彼此都很满意。

可就在这时，有人说起了风言风语，什么“乘人之危，索要高薪，典型的市侩主义”呀，“男的女的关在一个屋子里，谁知会干出什么好事”呀，等等。邹仁民闻讯后十分气恼。但他又问心无愧。所以也不以为然。只是从此他尽可能地避免同当姐姐的正面接触，辅导小玲时，他总是敞着大门，偶尔有几个串门的姑娘小伙来，他一定要留他们多坐一会儿。

在邹仁民遭到非议的时候，他们学校的岑校长却鼓励他说：“小邹，助人为乐是天经地义的好事，排除干扰，坚持教下去。”

小说

同时，岑校长还提示他，只要你和慧玲都愿意，你们结成终身伴侣又何尝不可呢！

岑校长的提示，启发了邹仁民，他觉得白慧玲是个好姑娘，在学校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学生，在家里是一位很有才干、很贤惠的女性。和她结合，确实不错。于是暗想来：做白家的上门女婿吧！帮两个势单力薄的女孩挑起生活重担。

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，邹仁民为了赢得白慧玲的爱情，曾主动亲近她，但慧玲却总是明显地同小邹保持一定的距离。邹仁民总希望白慧玲对他笑一笑，可是白慧玲脸上总是赶不走的忧郁。一天，仁民主动对她说：“慧玲，我觉得你好像有什么隐情，是感到生活压力太大，还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，请你告诉我，我会帮助你的。”可白慧玲却苦涩地回答道：“没有什么，邹老师，我很好，大概是累了点吧！”

邹仁民确实真诚希望为白慧玲分忧，可总找不到机会。慧玲太细心了，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有时邹仁民想为她挑一担水，扫一扫地，可水缸是满的，地上没有半点杂物。

后来，白慧玲确实经不住邹仁民的一再请求，才答应说：“邹老师，那好吧，以后你帮我挑水，我帮你洗衣服，工换工。”

漫长的冬天过去了，白慧玲那苍白的脸上似乎有了血色，脸上的忧郁之情也似乎减少了许多。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风和日丽，邹仁民辅导完小玲的功课，便怯怯地对白慧玲说：“慧玲，我们这就到山下的小溪边散散步吧，让小玲在家里做作业。”没想到，白慧玲居然点了点头，爽快地答应了。

他们沿着崎岖的山道来到小溪边，分别坐在两块大石头上，白慧玲低着头用手拂弄着衣襟，邹仁民用树枝在沙土上划着圈

奇特的“聘师启事”

圈。两人沉默了好一会，“玲子！”邹仁民终于打破了寂静，勇敢地喊出了白慧玲在他心底里的名字，接着十分腼腆地说，“慧玲，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……”

邹仁民抬起头瞥了白慧玲一眼，只见白慧玲脸上掠过一丝惊喜，嘴唇嗫嚅了几下，继而又将头低了下来，出于感情冲动，邹仁民奔了过去，一把搂住她，想吻她一吻，可是，白慧玲却挣扎着用手挡住了邹仁民的嘴唇，说：“邹老师，别……别这样……”

邹仁民似乎丧失了信心地说：“别喊我老师好不好？喊我仁民，要不叫我小邹吧！”说完，怏怏地返回到原来的石块上。

“仁民，请你原谅我……”白慧玲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但看得出她的心里充满了欲求不得、欲罢不能的矛盾。

静了一会，白慧玲望着很窘迫的邹仁民，用几乎听不见的声调说：“仁民，我们的事三个月后再说吧！”

7月上旬，参加县里小考阅卷的邹仁民，阅卷一结束，便匆匆赶上回乡的班车，他巴不得尽快赶到坳林村，因为他要把白小玲以优异成绩考上重点中学这一喜讯告诉她姐妹俩。同时，他还要忠诚的行动来赢得慧玲给他的许诺。

邹仁民跳下车，连自己的校门也没进，就大包小包拎着来到坳林村，刚到村头，就听到从慧玲家里传出的哭泣声和人杂声，他感到很蹊跷，于是加快了脚步。

邹仁民惊惊慌慌地用手推开了慧玲家的大门，只见慧玲的房间围满了含泪的乡亲，白小玲双膝跪拜在姐姐床前，哭成了泪人儿。再一看，白慧玲平躺在床上，紧闭着双眼，瘦削的脸如同一张白纸。看到这一切，邹仁民如五雷击顶，两只手上的包

小说

裹“啪”地一下子滑落到地上，痴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白小玲转过身来，双膝跪倒在邹仁民面前，双手摇动着他的大腿，并哽咽地哭诉说：“邹……邹老师，我姐姐今天……今天早晨就走了，她……她在临终前还一再含叨着你的名字呢……”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，交给邹仁民，并说：“这是我姐姐临终前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写成的，她叫我一定亲手交给您。”

邹仁民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信，只见信上写道：

亲爱的民：

请您接受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这样称呼您。

命运之神残酷地逼着我不得不向您写这封绝命信。本来，我有很多很多话要对您讲，但是，力不从心。

首先，请您千万原谅我，原谅我骗了您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我决没有伤害您的意思。

爸爸妈妈相继去世后，只剩下我和妹妹俩，一个15岁，一个9岁。我们将如何生活下去呢？我知道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唯有我这副嫩肩承担起生活的千般苦楚。我决心牺牲自己，让妹妹念好书。

退学后，村干部照顾我，把我安排在茶场做工，一年后，大家选我当场长。几年来，我不仅使妹妹安安稳稳地读书，而且使她像有父母人家的孩子那样，穿得暖，吃得饱，还准备让她考取大学。

可不幸的是，去年9月，我突然浑身不适，医生一检查，说我患了白血症，日本幸子一样的病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，只有一年左右的寿命了。

开始几天，我一个人躲起来偷偷地哭泣，我珍惜我的性命，但更担忧的是我的妹妹。假如我走了，她将怎么办

奇特的“聘师启事”

呢？她没有可依靠的亲人。终于有一天，我想到了您，想到只有您能帮助我，因为您是我唯一依赖的人。我害怕不能得到您的帮助，不得已才采用招聘家庭教师的办法。事实证明我做对了，您不仅使我妹妹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成绩，还使我的生命延长了好几个月，我从心底感谢您，请您接受我对您的深深的敬意。

民，记得三个月前，我们在小溪边交谈时，您曾主动表示过爱我，当时，我是多么激动啊！我曾想把我的一切交给您，但是，又一想，不能那样做。那时，我已知道我在世上的时间不长了，为了不使您痛苦，我不得不采取缓兵之计，请您原谅。

关于您的聘金，我有四千元存款，都是我攒给妹妹的，还有这幢房子，加起来大约六千元，全部交给您。不过，我有一个请求，那就是请您帮我照顾可怜的妹妹，把她当作您的妹妹一样，照顾她，关心她，培养她。如果能这样，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。

民，听老年人说过，人死后可以保佑在世的人。如果这是真的话，我将诚心保佑您，保佑我那未来的嫂子，还要保佑您的下一代。

民，我亲爱的民，永别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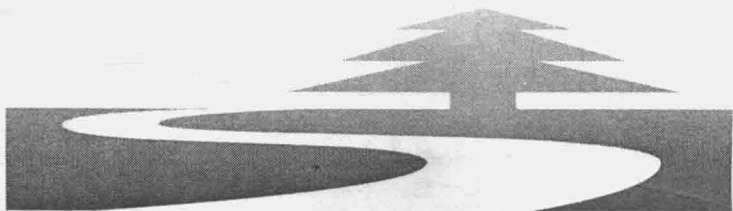
玲子

看着看着，邹仁民的眼泪像断线的珍珠般撒落了下来，发疯似地扑倒在慧玲的病榻上，用手拚命地摇动着她那僵直且干瘦的身子，哭诉着：“玲子，您睁开眼睛看一看吧，您看一看我是谁……玲子呀！您有病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，我会送您去武汉、上海、北京治病的呀……”

邹仁民哭泣了好一会，在乡亲们的劝慰下，擦干了眼泪，双膝跪倒在白慧玲的床前，低声祷告道：“慧玲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小玲当作我的亲妹妹，让她过得幸福……”

（载《山海经》 1993年第二期）

河边



她今天起得特别早，匆匆地梳洗完毕，端坐在写字台前，从抽屉里的信封中抽出了彩色的“他”，仔细地端详了好一会，深深地同“他”一吻，然后又夹进日记本，放进了手提小包，迈着轻盈的步子出了门。

春风轻吻着她秀丽的面颊，河堤上绿柳枝条在轻轻地摆动，头上剪尾燕翩翩起舞，冉冉升起的朝阳把她的脸颊映得更加绯红。这一切好象是特地为她第一次赴约而预先安排着似的。

“你真幸运，找了个八十年代的‘王心刚’”。 “真羡慕你，谈了个二老倒贴的他。” “……。” 她的大脑简直被同伴们的赞许所充斥。的确，伙伴们没有丝毫的挖苦和讽刺。她想着想着，面颊再次泛起了红晕，他加快脚步朝河边走去。

河不太宽但很深，河东要过河的人特别多，排着长长的队伍，她伫立在河西的沙滩上，远眺着对岸。渡船马上要起渡了，忽然一男青年从队伍后面拨开了众人飞步抢上了小舟，小船一摇晃，船头尚未站稳的一老太婆应声跌落水中，顷刻，河东一片惊乱。须臾，一跛腿青年纵身跳进水中，把老太婆救上了岸，紧接着艰难地背着老太婆向河堤边的一栋住房走去。那个把老

太婆挤掉在水中的青年，坐在船舷上，跷起了二郎腿，口里吐着烟圈，藐视着河边一张张忿懑的脸和鄙夷的目光。她在河西气得发抖。

船很快驶到了河西，她端详了船上那位青年，立刻使她打了个寒颤，下意识地惊呼：“天哪，原来是他！”她好象被人侮辱了似的，掉转头就往回跑。

他上了岸，一眼认出了她，大步流星地追了上去，用着亲昵的声音呼喊：“你等一等，你等一等。”她没回头，好象没听见似的，径直往回跑，身后飘舞着“他”的碎片。

（载《黄冈报》1987·2·25 第四版）

坦途使者

“哎——狗日的东西”，滨湖村党支部书记牛子力向他的下级小组长传达、布置县办工程，改建“新崎”公路的事儿是从骂自己开始的。“我的手要几背时有几背时。人常说，头天晚上跟老婆困了觉，第二天手就背时。捻巴儿的头天晚上狗子儿跟老婆困了觉？那个全镇最艰巨的路段，叫么鬼‘火石山’偏偏让我碰上了。捻过巴儿以后，我到实地转了转，山面上只有尺把深是土，有的还没得尺把深，往里面就是石头，就是干锄挖上去冒火的那种石头。最高点要下挖7米3，你看焦人不焦人。哎——磕成的粉子做成耙，不说了。”牛子力说到这里顿了顿，从口袋抹出一根烟，向邻座借了火，点燃后继续说：“县、镇指挥部要求，不管工作怎么艰巨，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。上午，根据我村长20米，宽（开口线）40米的工作面，游书记和我商量，去80人，这也就是说，每200人口组成的组上8个劳力。跟各位说清楚，那些瘪卵子女人和胯下没长毛的后生哥一个也不能去，清一色的劳动力上。明后两天准备，大后天一大早，统统在村部大楼前用拖拉机往那儿运；人，村里派两部客车往那儿送。跟那些结了婚的后生哥说清楚，叫他们这两天跟老婆把觉困足，上了工地一个月内是没得假请的……”

牛子力说完，会场顿时象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，有支持的，有同情的，但更多的是摆困难，摆劳动力难以上路的困难。譬